

大旗英雄傳 (中)

古龍

第十二章 恩仇问苍天

一

铁中棠苦笑摇头，道：“老丈错了，在下……”

霹雳火皱眉截口道：“不对么，好，老夫再猜上一猜，你既非情场失意，莫非是……是银钱有了困难？”

他伸手猛拍铁中棠肩头，笑道：“不怕不怕，更不怕了，少年人风流慷慨，花多了银子又算得了什么？”

他指了指海大少，大笑又道：“你莫看他这样子，他随手都是银子，你要多少，只管开口便是。”

海大少笑道：“你倒不错，慷起他人之慨来了。”

霹雳火佯怒道：“他若不给，老夫也多的是。”

铁中棠长叹摇头道：“老丈……”

霹雳火皱眉道：“不是么？”他皱眉苦思半晌，恍然道：“看你文文静静，想必是受了别人气了，不怕不怕更不怕，快说出是谁，老夫替你出气！”

铁中棠黯然：“老丈全错了，在下只是酒醉失足。”

霹雳火大笑道：“妙极妙极，酒醉失足，海老兄，你听见没有，这少年原来也和你我一样，是个酒鬼。”

海大少亦自笑道：“少时定要与他痛饮一场。”

铁中棠挣扎坐起，道：“不瞒老丈，老丈如此厚爱，在下却仅是个卑鄙之徒，竟爱上了塾中师母，是以才会酒

醉。”

他故意垂下头，道：“此话在下本不愿说，只因老丈实在感动在下，在下才厚颜说了出来。”

霹雳火皱了皱眉，但瞬即笑道：“不怕，不怕，少年人难免一时失足，何况你还知道过错，勇于承认，这才是大丈夫。”

铁中棠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”他见霹雳火对他那般关切，心下更是难过，暗道：“我不如故意将自己说得是个恶徒，故意激怒于他，他一怒之下，便不免打骂于我，甚至再踢我落水，倒是好的多了。”

哪知无论说什么，霹雳火总是“不怕不怕”，根本不当回事，铁中棠反倒呆了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

海大少却在含笑望着霹雳火。

霹雳火抬眼望处，道：“你这老儿，笑个什么？”

海大少笑道：“我笑你平日性如烈火，今日却没了脾气。”

哪知铁中棠突然怒道：“我对你说出如此卑鄙之事，你却还说不怕，显见得你不是个好人！”

他实在别无办法，只有装作怒骂，只要霹雳火被他激怒，或是还骂，或是动手，他也好乘机拂袖而去。

那知霹雳火却仍呵呵大笑道：“好孩子，简直和老夫少年时的脾气完全一模一样。”

他伸手拍着铁中棠肩头，笑道：“老丈听了那话，并非不气，只是有些不信你会如此，纵然如此，也必有理由可以原谅。”

铁中棠顿觉热血上涌，黯然垂首道：“老夫为何如此厚待

于……于我……”他纵然情感冷静，此刻喉头也似有些哽咽。

要知霹雳火救了他性命，并不能使他十分感激，只因他知道霹雳火乃是无心中救了他的。

直到霹雳火对他那般关切，他心中方自难受。

而最令他感动的却是霹雳火竟如此信任于他，他纵然亲口说出自己为恶，霹雳火却还不信，还说有理由可以原谅。

他纵然心如铁石，此刻也不禁为之感动。

——要知道这种无形中流露出的关切，无形中流露出的信任与相知，自古以来便最易打动男子汉的心肠！

霹雳火也愣了半晌，伸手抚着他斑白的头发，失笑道：“确实有些奇怪，老夫自己也不知为何会如此待你。”

铁中棠心头更激动，缓缓闭目，暗暗忖道：“盛家庄、寒枫堡、霹雳堂，虽与我有如海深仇，但我又怎能忘得了盛存孝对我的相惜之情，抬手之恩，以及那冷氏姐妹对我兄弟的多情厚爱，生死相随……此刻，却偏偏又教我身受霹雳火的相救之德，知己之恩……”

别的犹还罢了，这相惜、多情、知己之恩，当真是教男儿汉难以报答，千古英雄俱如是，又何止铁中棠一人！

一时之间，铁中棠只觉恩仇交错，思潮紊乱，只有暗问苍天：“苍天，你教我铁中棠如何是好？”

突听海大少笑道：“你心里奇怪，俺心里倒不奇怪。”

霹雳火道：“这种没头没脑的话，老夫一向听不懂。”

海大少道：“你不知为何如此对他，俺却知道。”

霹雳火大笑道：“好，好，你若说对了，老夫定要好好请你……自然少不得要先痛饮三百杯。”

海大少道：“只因你这老儿，生平无子无女，好容易收

了个徒儿，却又偏偏给别人偷跑了！”

他伸手一拍铁中棠，接道：“而这少年的性命却是你亲手自阴间救回来的，常言道：‘恩同再造，再生父母！’人家心里还不知怎么想，你这老儿不知不觉暗暗将别人当作你造出的儿子了。”

霹雳火皱眉道：“造出的儿子，好难听的话，你用字可以用得文雅些么？”说话间早已忍不住得意的笑将起来。

海大少笑道：“字虽不雅，却是再也恰当不过，一个五六十岁的孤老儿突然造了个儿子，自然会对他好罗。”

霹雳火虽又想骂，却已得意的笑得实在骂不出来了。

铁中棠心中却有哭笑不得。

海大少又笑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俺看你不如将他真的收为义子，俺也好喝杯喜酒。”

霹雳火笑骂道：“你这老儿，除了喝酒还会想别的么？”海大少笑答道：“事成后，你还该感激我呢！”

霹雳火大笑道：“不错不错，老夫实在是有些感激。”

铁中棠听他两人一搭一挡，心中却在叫苦不迭。

海大少“叭”的一拍他肩头，大笑道：“若要你真的称他为父，未免要折煞这老儿了，俺看你根骨颇佳，年纪又轻，正是学武的好材料，这老儿也恰巧少了个徒弟，你不如拜他为师，倒是两全其美。”

铁中棠突然大声道：“两位请恕在下不能拜他为师。”

霹雳火笑容立敛，面色大变，脱口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海大少亦自微微变色，大声道：“你莫非不知道霹雳堂在当今武林中的赫赫声名么？”

铁中棠道：“在下自然知道。”

海大少道：“既然知道，为何不肯，莫非……”

霹雳火面上已现怒容，厉声截口道：“莫非嫌我霹雳堂三字，还辱没了你不成？”

铁中棠苦笑道：“在下焉有此意，只是……只是……”

霹雳火道：“只是为了什么，老夫倒想听听。”

铁中棠心念一动，突然朗声笑道：“在下与两位一见投缘，本待高攀两位，做个知己酒友，若要在下拜在他门下，在下立刻低了一辈，不但言行都要大受拘束，便是日后喝酒，也喝不痛快了。”

海大少呆了一呆，突然大笑道：“不错不错。”

霹雳火亦自展颜大笑道：“有理有理，若是换成了老夫，实也不愿由别人的朋友一下变作别人的徒弟。”

海大少道：“如此你虽少了个徒弟，却多了个酒友，妙极妙极……”大笑声中，船身已靠在岸边。

岸上既非渡口，亦无城镇，竟是一片荒旷之地。

霹雳火向那舟子皱眉道：“老夫正急着喝酒，你为何要靠在这里？”

那舟子仿佛也是个老江湖，闻言大笑道：“前面水流太急，这船下载的人又已过多，到前面若是翻了船，各位便喝不成酒了，倒不如在这里靠岸，虽然慢些，但终究是有酒喝的。”

霹雳火扬眉道：“哎哟，好利的嘴，早知你如此利口，老夫又何苦花双倍银子雇你的船！”

那舟子嘻嘻笑道：“黄河道上，谁不知快船张三快口快船，若不是雇我的船，这条水路谁走得动！”

霹雳火瞪起眼睛，瞧了他半天，突然大笑道：“好，好

好，能干的小伙子，纵然骄一些，老夫也不生气。”

快船张三笑道：“若不能干，也不敢在你老面前骄了！”

霹雳火大笑道：“若不能干还要骄，老夫不将你一脚踢下河去才怪！”大笑声中，当先掠下船去。

海大少笑道：“张三，你这小子虽然的确狂些，但俺瞧着也顺眼，快弄些银子去买酒吃，日后有事再来寻我。”

他口中虽说“弄些银子”，却随手抛出黄澄澄的金子。

“当”的一声，海大少下了船，金子落到船板上，那快船张三却瞧也不瞧上一眼，反而对铁中棠笑道：“他们瞧我顺眼，我却瞧着你顺眼，他日若在黄河道上有什么事，只管来寻快船张三。”

铁中棠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，只得感激得微笑抱拳下船。快船张三吆喝声中，轻舟已自荡开。海大少与霹雳火正在那里分辨方向寻找卖酒所在，铁中棠却不禁暗自感慨，想不到那荡船舟子，也有这个气概。

二

黄河自古便少水利，这黄河岸上，果然是地僻人稀，极目望去，但观野草萋萋，不见人迹。

海大少皱眉道：“早知如此……”

语音未了，突听一阵急遽的马蹄奔腾声随风传来，蹄声急遽，方自传到耳里，已有数骑健马随着蹄声狂奔而至，马行如龙，显见得俱是千中选一的良驹，凝目望去，马上人也仿佛都是衣衫华丽的风流少年。

这群鲜衣怒马的少年，沿着黄河岸边加鞭奔走，显然有

着急事，人人目光都在侧目搜寻黄河中的船只。

马蹄奔腾，丝鞭破风声中，人语隐约，仿佛在说：“这倒怪了，偌大艘船，怎会突然不见？”

又有人道：“老三，莫心焦，说不定就在前面。”

语声中人马已来，马上人竟是欧阳兄弟。

海大少微一皱眉，大喝道：“小伙子们哪里去？”

欧阳兄弟见到海大少，面色都不禁为之一变，在马上匆匆抱拳，非但没下马，反而打马更急，风声响动，群马竟自他们身侧擦过，又自狂奔而去。

霹雳火怒道：“这些少年是谁？怎么如此无礼！”

海大少叹道：“还有谁？自然便是那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欧阳兄弟了，放着好日子不过，却定要去惹马蜂窝，幸好那艘蜂女舟已沉了，否则他们的乐子还大着哩，俺看他们在他们尊长面上，少不得又要多事了。”

霹雳火笑骂道：“这些小伙子有钱闲着，又被色迷心窍，若换了老夫，真个不愿伸手去管这闲事了。”

海大少叹道：“其实，欧阳世家本重声色，府上不乏丽人，俺真不懂他们为何偏偏定要来寻那些扎人的野蜂子？”

霹雳火大笑道：“海老弟，这个你就不懂，常言道：家花不如野花香，他们见多了温柔美丽的多情女子，自然认为不够刺激，自然要寻那些扎人的野花换换口味，而越是不易到手的货色，他们便越觉有趣。”

海大少笑骂道：“看不出你经验倒也蛮丰富的。”

霹雳火大笑道：“江湖中似你这般不近女色的鲁男子，算来又有几个。”大笑声中，飞步而去。

三人并肩而行，不知不觉间，正是走向群马驰去的方向。

他们口中虽在急着喝酒，其实心中本无事，一路高声谈笑，虽然亦是大步而行，却都未施展轻功。

铁中棠此刻本该乘隙走了的，但一时间却不觉有些不忍，心中方自逡巡间，突听弓弦骤响。

三枝铁箭，带着摇曳的金铃之声，“飐”的一声，三枝箭并排插入海大少足前地下，箭杆金铃，犹在了当作响——这是绿林道上线开扒时惯用的响箭。

海大少目光的溜溜的一转，低声笑骂道：“好个不知事的瞎眼贼子，动手脚居然敢动到爷爷身上来了。”

言语之间已有两条人影急步而来，海大少摆手轻笑道：

“两位且莫惊动，待俺先在这厮身上取个乐子！”

这两人手持钢刀，面覆黑巾，身上衣衫却甚华丽。

铁中棠暗奇忖道：“素闻黄河盗贼，地困人穷，怎么这两条汉子衣衫却如此华丽？”

思忖间，这两条锦衣大汉已来到近前，横刀挡住了他三人的去路，左面一人道：“三位若要赶路，请绕道走吧！”

海大少眨了眨眼睛，当先迎了上去，故意装出惊慌的神色，颤声道：“好汉爷，咱们出来走道，身上并未带得银子。”

那锦衣大汉皱眉失笑道：“谁要你的银子，快走吧！”

海大少瞪起眼睛，大奇道：“不要银子，来作什么？”

那锦衣大汉道：“你耳朵聋了么？咱们只要你绕道而走，莫要再往前面这条路走就是了。”

霹雳火附在铁中棠耳畔悄声道：“看来他这乐子取不成

了。”

铁中棠哑然一笑。海大少摸了摸头皮，嘻嘻笑道：“不瞞两位，俺身上委实带得有银子的。”

那锦衣大汉道：“你有银子也好，快带着银子走。”

海大少自管接道：“俺身上不但有银子，还有不少，两位好汉爷若是要，只管拿去就是。”

那锦衣大汉被他弄得呆住了，不由瞪眼瞧他，心中暗暗付道：“这厮莫非是个疯子不成？”

右面另一个汉子忍不住摇头道：“这样的人，倒真是少见得很，人家不要抢他银子，他却偏偏送上门来……”

语音未了，突见海大少自怀中摸出乱七八糟一大团纸，仔细一看，竟赫然全是十足的银票。

他将这团银票捧在掌中，那两人眼睛都瞧直了，却听海大少道：“两位要，只管拿去，在下绝对不敢反抗。”

右面的那汉子深深吸了口气，道：“孙老二，这厮既然定要咱们动手，咱们倒也不必辜负了他。”

左面的孙老二嘬嘴道：“但……但老爷子的话……”

右面锦衣大汉笑道：“这是他自己送上来的，不拿实在有些对不起人，反正只要不是咱们自己动手去抢，老爷子想必也不会怪咱们！”

说话间一只手已伸了上去，去抓那团银票。

海大少突然大喝一声，反手将银票塞了回去，厉声道：“好小子，果然是强盗，竟敢抢大爷们的银子，当真是瞞了眼了。”

锦衣大汉呆了一呆，怒喝道：“我只当你是个痰迷心窍的半疯子，哪知你竟是成心惹事来的。”

海大少仰天狂笑道：“不错，俺就是成心来砸你们锅的！”五指奋张，出手如风，当胸抓了过去。

锦衣大汉惊怒之下，拳脚齐出，上打下踢。

海大少哪里有眼睛望他，口中大笑道：“躺下吧！”反手一切，这大汉已狂呼一声，跌倒地上。

那孙老二眼见海大少如此武功，哪里还敢出手，悄然转身，拔脚就走，走了两步，才敢骂道：“好小子，你等着！”

哪知话才出口，便已被海大少夹颈一把抓住，口中笑骂道：“好小子，竟敢出口伤人！”左手已抓把污泥，塞在他口中。孙老二心头犯恶，急得直呕，却又呕不出来。

霹雳火摇头笑道：“你这乐子弄得太刻薄了些！”

海大少道：“你当俺真是在寻乐子的么？”

霹雳火道：“若不取乐，为何苦苦逼着人家来抢你的银子？”

海大少正色道：“错了错了，这两人在此伏桩，定要等我改道，为的是是什么？你莫非还猜不到？”

霹雳火寻思半晌，恍然拍掌道：“是了，必定是因为他伙伴在前面做案，不愿被外人惊散好事。”

海大少微微笑道：“他两人不愿来抢俺的银子，也不过只是因为上头有令，叫他们莫抢了小的，惊了大的。”

霹雳火大笑道：“不错不错，因小失大，便是笨贼了。”

海大少笑道：“这些贼非但不笨，而且令出如山，显见得组织定必十分严密，瓢把子也定必有些来头。”

霹雳火笑道：“看不出你粗手粗脚，头脑倒清楚得很，既是如此，你我快打前面看看，看那究竟是什么来头？”

海大少解下孙老二的腰带，将他们四马钻蹄捆了个结实，

笑道：“念在你们先前还客气，且饶了你一命。”

那霹雳火却已似等不及了，拉住铁中棠当先而去。

□ □ □

此刻天色沉冥，又已黄昏，风吹草动，日落云低，萧瑟的晚风中，突又蒙蒙的落下雨来。三人前行了数丈，风雨中便飘来阵阵叱咤之声。

铁中棠突然脱口道：“是了。”海大少忍不住侧目道：“什么是了？”

铁中棠不得不接口道：“欧阳兄弟鲜衣怒马，驰骋江湖，必定惹人眼红，我若要上线开扒，也必要抢他们。”

海大少呆了一呆，恍忽道：“不错……”语声未了，身形如离弦之箭，“飏”的向前窜了过去。

霹雳火侧首道：“小伙子，你追得上老夫么？”

铁中棠心头暗笑，知道这老人也急着要瞧热闹了，道：“在下轻功不佳，万万追不上。”

语未说完，霹雳火已架起了他肩头，飞奔而去。

海大少对那欧阳兄弟的安危，竟似十分关心，身形如飞，便已瞧见前面风雨中的刀光剑影。

他知道这群世家子弟，终日纵情酒色，走马章台，哪有心情练武，身上佩的虽是名剑，剑法却必定差劲，万万不会是那些终日在枪尖刀口讨生活的绿林豪杰的敌手，情急之下，人未到，声已作，纵声厉喝道：“天杀星在此，谁还敢在此动手！”喝声之高亢，几已可达河滨对岸。

一阵惊叱，一阵轻呼，兵刃相击之声顿绝。

海大少双掌护胸，凌空跃入风雨人群中。

被十余条手持长刀的劲装蒙面大汉团团围在中央的，果

然不出铁中棠所料，正是欧阳兄弟。

这些鲜衣怒马，意气飞扬的世家子弟，胯下的马早已被人牵走，鲜衣之上，也染满了汗水与污泥，掌中虽然倒提着精光闪闪的长剑，但一个个气喘咻咻，面色如土，神情委实狼狈不堪。

围在他们四周的劲装蒙面大汉，却是人人神情剽悍，身手矫健，双方毋庸动手，胜负之数已不问可知。

欧阳兄弟见到海大少现身，齐都大喜涌上，欢呼道：“海大叔来了！看你们这般贼子还敢不敢再逞强？”

话犹未了，海大少突然反手一掌，掴在当先一人的面颊上，怒道：“到此刻你们才认得海大叔？先前都瞎了眼么？”

欧阳兄弟哭丧着脸，讷讷道：“先前……先前……”

海大少怒骂道：“没有用的奴才，手下没半分本事，却偏偏要在外招摇，连俺的人都叫你们给丢光了！”

欧阳兄弟齐齐垂下头去，哪里还敢说话。

海大少霍然旋身，面对着黑衣大汉，手掌一扬，大喝道：“俺已来了，你们还呆在这里作什，走走走！”

黑衣大汉，却站着动也不动。

海大少怒道：“还不走，要等俺来动手不成？”

他双臂乍分，突听有人冷冷道：“他倒不敢走的。”语音娇美，却又冷漠得不带丝毫情感。

那些黑衣大汉见到这个女子，都垂手弯下腰去。

欧阳兄弟却指着她手里的布袋，乱纷纷嚷道：“海大叔，这女子手里的布袋，便是小侄们带来的珍宝。”

海大少怒喝道：“站开一边，莫要多口。”

青衣少女却已将布袋缓缓放到地上，缓缓的道：“不错，这袋里都是珠宝，你们可拿得回去么？”

海大少道：“他们拿不回去，却有人拿得回去。”

青衣少女冷冷道：“依我看，这些珍宝他们反正是要拿去送人的，又何苦定要再拿回去？”

一个欧阳子弟急急自海大少身后钻了出来，道：“要送人却不是送给你……”可是话未说完，便被海大少一掌打了回去。

霹雳火与铁中棠也已赶来，霹雳火人还未到，便已遥呼道：“海兄弟，要打只管打，有老夫在这里。”

那青衣少女眼皮一闪，她剪水般双瞳，在铁中棠面上盯了两眼，铁中棠只觉这眼波简直冷得如寒冰一般。

海大少仰天狂笑，道：“不错，这些珍宝本是他们要拿去孝敬给那批蜂子的，他们的确不该拿回去了。”

青衣少女道：“那么我便先代弟兄们谢了。”

海大少笑声突顿，厉喝道：“他们拿不回去，却也轮不到你，这包袱早改了俺海大少的姓了。”

青衣少女缓缓道：“真的么？你唤它一声，看它可答应？”

海大少仰天大笑三声，突然俯身到她包袱前，轻拍着包袱，低低唤道：“孩儿孩儿！你可听见俺叫你么？”

铁中棠腹中暗笑：“此人当真是性如烈火，心如赤子，无论做什么事，都忘不了玩笑玩笑。”

海大少装模作样的听了半晌，方才长身而起，大笑道：“果然答应了，你们可都听到了么？”

霹雳火大笑道：“听到了，听到了，听得清清楚楚。”

海大少笑道：“自该听到，只有聋子才听不到。”

青衣少女目光仍然不动声色，冷冷的望着他，道：“我也听到了，只是它却说要跟着我，你拿也拿不走的。”

海大少怒道：“胡说……”

青衣少女冷冷道：“它说的清清楚楚，只有傻子才会听错。”

霹雳火笑骂道：“变了变了，年头变了，江湖中的女子，竟一个个都要比男子厉害得多。”

海大少却已怒道：“如此看来，你是定要俺出手了？”

青衣少女冷笑道：“我生平从不愿与肮脏男子动手！”

海大少大笑道：“俺又何尝愿与妇人女子动手？”转向黑衣大汉们喝道：“你等是要车轮大战，还是一涌而上？”

青衣女子冷笑道：“天杀星在江湖中也不算有些名声，却来寻这些无名之辈动手，纵然胜了，这包袱你好意思拿得去！”

霹雳火忍不住笑骂道：“这妮子倒怪了，她既不愿动手，又不要海兄弟与别人动手……”

海大少已截口道：“莫非要俺自己打自己么？”

青衣女子突然伸手一指，道：“与你动手的人，这就来了！”

海大少随着她手指望去，两条铁塔般的大汉已自濛濛细雨中冒雨飞奔而来。

这两人也俱是劲装蒙面，但胸襟敞开，露出黑茸茸的铁打般的胸膛，虽看不清面目，但一人神情沉猛，蒙面巾下微微露出胡须，另一人举止洒脱，发浓如漆，显见是一老一少。两人手中，俱都倒提着一柄八角铁锤，那中年大汉遥遥喝

道：“是什么人敢来这里寻事！”

海大少抢先一步，凝目望去，突然哈哈大笑道：“果然是条汉子，倒也配挡得俺三脚两拳！”

那中年大汉箭步飞来，上下瞧他几眼，亦自大笑道：“果然是条汉子，难怪敢来这里架梁生事。”

海大少伸手一卷衣袖，大笑道：“但你要与俺天杀星动手之前，却得先准备些伤药放在身边。”

中年大汉狂笑道：“久闻天杀星偷鸡摸狗的本领不小，却不知手下怎样，可挡得住我三锤？”

青衣女子却已将那劲装少年拉到一边，悄悄说道：“你两人怎么都来了？莫非那边的事已经无妨了么？”

劲装少年道：“那边已接得住了，我……”

突听中年大汉厉叱一声：“莽儿，将锤送来给姓海的！”

海大少道：“俺空手接你已足够了，要什么锤！”

中年大汉狂笑道：“你我都是昂藏七尺的男子汉，玩什么巧法花招，若要与俺动手，就硬碰硬拚他个几锤，也好煞煞我的手痒！”

海大少仰天笑道：“好极好极，俺也许久遇不着硬碰硬的对手，正也觉有些手痒，呔，将锤来！”

劲装少年一步窜来，大喝道：“接住！”手臂抡处，掌中八角铁锤呼的一声脱掌飞出。

海大少轻叱声中，目光凝注铁锤来势，突然伸手轻轻一抄，“吧”的声响，他已将铁锤接在掌中。

中年大汉笑道：“试试份量，可嫌太重么？”

海大少持锤在手，把了两把，纵声大笑道：“只嫌轻，

不嫌重！”突然胸膛一挺，胸前衣钮纷纷迸落，衣襟也为之敞开，露出黑铁般的胸膛，霹雳火在一旁摩拳擦掌，仿佛也有些痒了。

中年大汉厉叱道：“孩子们，闪开去！”

四下劲衣大汉轰然一声，让开空地，欧阳兄弟也不由自主悄悄退了开去，踏得泥泞吱吱作响。

那中年大汉伸手一抹发上水珠，狂笑喝道：“接着！”

刹那之间，他手臂仿佛突然粗了一倍，手腕抡处，铁锤飞起，泰山压顶当头击去。

海大少暴喝一声，挥锤迎上。

“当”的一声，震耳巨响，两人身形各各后退了半步，海大少抢步进身，铁锤斜挥。

中年大汉反掌抡锤，又是一声巨响，直震得四下劲装大汉身子已在不住打抖。

欧阳兄弟更瞧得心惊胆战，面色如土。

海大少厉声狂笑道：“好小子，有你的，再吃俺几锤！”

展动身形，铁锤有如狂风暴雨般攻了出来。

中年大汉双足已深陷泥中，挺胸迎击。

“当，当，当……”五声暴响，两人竟又硬碰硬接了五锤，两锤相击之声，有如暴雨霹雳。

站得最近的一个欧阳兄弟，直觉双膝发软，突然“拍”的跌坐在泥泞中忘了爬起，他身后一人竟也忘了扶他。

铁中棠也不禁微微变色，这中年大汉武功身法虽看不出高明，但膂力之惊人，却是无与伦比。

他两人四目相瞪，但手臂却已都垂下，显得两人臂腕俱